

批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别有用心的骗局

——批判苏修“缓和可以消除危机”的谬论

武汉港务管理局汉口作业区工人理论组

武汉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北美经济研究室

一九七三年底以来，一场战后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经济也深陷危机泥淖。危机的风暴猛烈冲着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震撼着千疮百孔的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制度，“忽喇喇如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惊慌失措，束手无策，统治阶层内部争吵激烈。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垄断资产阶级陷入极大的苦闷之中。

苏修叛徒集团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个时机，把这种形势看作是进行一场政治投机的大好机会，他们扬言发现了一个据说可以拯救危机的妙计，胡说什么“要消除危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即用于军事目的的庞大开支，用于军备竞赛的非生产性耗费，就要走加深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道路。”（苏修：《共产党人》1974年第15期）。

按照这个说法，经济危机的最重要原因是庞大的军费开支，奉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鼓吹的“缓和”政策，实行裁军和削减军费，就可以消灭危机。

这那里是什么拯救危机的妙计，分明是一个包藏祸心的骗局！

经济危机最重要的原因是军费开支吗？

什么是经济危机，危机的根源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此早已作出明确的回答。列宁指出：危机“是生产过剩，生产的商品不能实现，找不到需求”。而危机的根源则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它表现为个别企业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也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发展到尖锐冲突的程度，就不可避免地要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所以，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伴侣。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分析所得出的唯一科学的结论。苏修蓄意回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胡诌军费是危机的原因，这种谬论是明目张胆地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

所谓危机最重要的原因是庞大的军费开支，不仅在理论上是绝顶荒谬的，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毫无根据的。

首先，军费根本无法解释危机的必然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庞大的军费，使劳动人民负担加重，愈益贫困，以这一点来说，起着加剧危机的作用。但是，军费负担是资本主义以

前的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都存在的普遍现象，而在那些社会里，由于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从来不会发生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某些时期，某些国家军费开支并不多，但经济危机依然不可避免周期性地爆发。这正如恩格斯在批判“消费不足论”时所指出的道理一样，军费开支“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苏修的“军费是危机的最重要原因”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

其次，苏修的谬论全然经不起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检验。如果军费庞大果真是危机的根源，那么军费较少当然就可以消除危机了。然而，翻开资本主义的历史，我们从来找不出军费开支水平低、资本主义就可以无危机发展的那怕是半个例证，有的倒是恰恰相反的事实。例如，战前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美国的军费无论其绝对额或者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都比战后年代小得多，可是不仅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美国经济没有逃脱危机的袭击，而且美国历史上空前严重、甚至在资本主义世界还会令人不寒而慄的大危机恰恰是在那个时期发生。又如，战后日本和西欧的实际情况，对苏修谬论也是无情的嘲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西德等国由于战后条件和所处地位的差别，扩充军备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些国家的军费都显著低于美国。日本的军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在五十年代不到2%，六十年代不到1%，比美国约小八倍；西德和法国的这种比率也比美国小一倍。然而，这种差别也未使日本和西欧国家的经济免于危机的袭击。战后以来，日本经济已先后七次陷入危机的泥淖，西德和法国也已爆发过多次危机。这些事实说明，发不发生危机，并不以军费开支多少为转移。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危机就不可避免。危机的原因只能从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中去寻找。

战后美国本身的发展也表明，事实远非削减军费就可消除危机，恰恰相反，美国经济长期靠军费刺激，已经到了离开庞大军费开支就难以支撑的地步，军费一削减，就触发新的一次危机，大战结束和侵朝战争失败以及后来的多次情况都是如此。增加军费是危机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决不是危机的原因。苏修的谬论，倒果为因，纯属诡辩。

最后，苏修谬论是对资本主义的无耻粉饰。所谓裁军和削减军费可以消除危机，无非是说，资本主义国家削减军费省下来的钱，可以用于不断提高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扩大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真是奇谈怪论！马克思早就指出，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从来都是以对雇佣劳动的无情榨取为前提，他们是一群吸血鬼，当劳动者“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时，吸血鬼是决不肯罢休的。如果资本主义能够把裁军“省下的钱”不用于资产阶级的无耻挥霍以及改进剥削方法、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而用于不断提高工农的物质生活，那当然就不会有危机，可是，这样“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苏修公然为资本主义唱颂歌，这只能暴露出这些老爷们在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罪恶道路上已经跑得多远，堕落到何等可悲的地步！

可见，所谓危机最重要的原因是庞大的军费开支，裁军与削减军费可以消除危机，统统是彻头彻尾骗人的鬼话，是苏修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又一铁证。

帝国主义真能裁军吗？

上面为了批判苏修歪曲危机的根源，我们已经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即使实行裁军，危机依然不可避免。其实，要帝国主义真正裁军，就好比“与虎谋皮”，根本不可能。

历史与现实都表明，帝国主义总是在口头上把“和缓”和“裁军”说得天花乱坠，娓娓动听，实际上却磨刀霍霍，激烈争夺，军费越加越大，战备有增无已。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是不依

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它是由帝国主义的本质产生的。”

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就是垄断。垄断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空前加剧，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愈益严重，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垄断资本急切地要从对外扩张和掠夺中寻找出路。因此，“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为了争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大国必然要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激烈的角逐和搏斗。它们中间即使出现某种程度的“均势”，也是暂时的、表面的，总是不断地被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所打破，使重新瓜分领土和势力范围的斗争不断加剧，最后导致战争。当前苏修与美帝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和越来越紧张的军备竞赛，就是由帝国主义的本性及其发展规律决定的。

帝国主义的这种本性，决不会由于经济危机的频繁袭击而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帝国主义大国决不会因为爆发危机而放弃争霸和停止军备竞赛，转向裁军。正相反，经济危机使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从而恰恰使帝国主义更加加紧扩军备战的步伐，乃至铤而走险，发动侵略战争。这是因为，第一，经济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能力巨大增长同越来越相对狭窄的市场之间的矛盾，威胁着资产阶级的利润，垄断资本迫切需要利用增加政府军费开支、扩大军备生产作为兴奋剂，刺激经济回升。战后美国历次危机期间的情况，无不如此；苏修近年来经济危机加深的情况也是如此。第二，在经济危机袭击下，帝国主义总是以邻为壑，竭力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国外市场和投资场所的斗争更加尖锐，彼此虎视眈眈，剑拔弩张，局势极度紧张，军备加速扩充。第三，经济危机给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帝国主义国内阶级矛盾空前加剧，政治危机日益加深，垄断资本为了转移人民视线，竭力在国外制造纠纷，并力图从发动新的帝国主义争战中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这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解脱新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决不会使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而是使国际局势更加趋于紧张。经济危机给扩军备战火上添油，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催化剂，它使帝国主义大国的军备竞赛更加激烈，爆发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更为增加。

近两年来，正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苏修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的条件下，苏修更加疯狂地进行对外扩张，大大加快了扩军备战的步伐，到处挖美帝的墙脚；而美帝也摆开阵势，与苏修作针锋相对的搏斗。那里有“缓和”和“裁军”的迹象呢？

不错，从一九七二年以来苏修与美帝接二连三煞有介事地签署了所谓“限制战略核武器”、“防止核战争”等协定和联合声明，但这些协定和声明，名为“限制”和“防止”，实际的结果是“扩充”和“改进”。越限制，双方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数量越多，质量越高，能量越大。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苏修的军事刊物公然声言：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军事技术政策”就是要“建立并保持”“军事优势”。美国国防部长更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准备好苏联怎样做，我们也怎样做。”在双方核军备竞赛日趋激烈的同时，苏美发展常规武器的竞赛也正在加速进行。

欧洲是苏美争夺的重点。从一九七三年十月起，所谓“中欧裁军会议”和“欧安会”几乎同时锣鼓开场。一方面，两霸都利用“中欧裁军会议”的幌子，力图削弱对方，夺取兵力的优势。这个会议开开停停，迄今毫无结果。而在这期间，苏修已大大地加强了自己在东欧和中欧的军事地位。据西方报刊报道，三年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驻东欧部队的装甲力量增加了三分之一，战术核弹头和大炮的数目各增加一倍，部署在中欧的地对地导弹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整个华沙条约集团部署在欧洲的部队拥有的坦克，已比几年前增加了约九千辆。美帝也不甘示弱，它同北大西洋集团其他成员国一道用各种装备加强了驻在欧洲的军事力量。一九七四年，美国驻欧洲陆军航空兵的飞机已从几年前的二百架增至八百五十架。美国现有的八个长矛导弹营

已有六个调往中欧，还有两个装甲旅也将调往西欧。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不久前在欧安会勉强收场的大会上还大放厥词，抛出了“缓和物质化”的口号，胡吹什么“用军事上的缓和来补充政治上的缓和”。然而苏修头目签署欧安会“最后文件”的墨迹未干，苏修飞机就公然侵略挪威领空，苏修火箭不断向巴伦支海发射，威胁挪威，苏修在国内还进行了今年第五次地下核试验。这就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两年多来在欧洲同美帝搞的所谓“缓和”和“裁军”的幕后真象。

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苏美争霸愈演愈烈，军备竞赛变本加厉，口头上天天喊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事实正如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九年就指出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用 心 何 在？

缓和既是假象，裁军更不可能，削减军费也根本解救不了危机，为什么苏修还要喋喋不休地鼓吹这些破烂呢？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说过：“缓和不是目标，而是有限时间内的一种战术。”真是一语泄露了天机，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苏修鼓吹这些破烂的真实意图，就在于利用世界人民向往和平的善良愿望，利用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危机的困难处境，加紧推销“缓和”骗局，竭力兜售“裁军”圈套，妄图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就是：以“缓和不可逆转”的幻觉和“裁军当务之急”的伪善口号，欺骗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扑灭到处燃烧的革命怒火；以“裁军”谈判的帷幕，掩盖其加速扩充军备、加紧准备战争的真相；以裁军条约的枷锁束缚广大中小国家的手脚，强迫他们解除战备，任凭蹂躏宰割；以裁军协议的一纸空文，麻痹争霸对手，限制对方，发展自己，夺取军事优势，以便取美帝而代之，实现其独霸全球，建立起俄罗斯殖民大帝国，把全世界都置于新沙皇的奴役之下的狂妄野心。

其实，苏修贩卖的这种包着砒霜的蜜饯，并非什么新鲜货色，历史上老牌帝国主义玩弄在“和平”烟幕掩盖下疯狂扩军和进行突然袭击手法的例子，屡见不鲜。工人阶级的叛徒大肆宣扬修正主义谬论，紧密配合帝国主义的“和平”和“裁军”骗局，也早已有之。本世纪之初，正当法、英帝国主义激烈争霸而又高唱“和平”之时，第二国际老牌修正主义的头目考茨基就曾卖力鼓吹：“军备竞赛根本不是现代列强的必不可少的生活要素”，“它们认为，军备受到某种限制对它们会更有利得多”。老牌帝国主义的欺骗行为和考茨基的丑恶面目遭到了列宁的无情揭露。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政府“都是口头上高谈和平和正义，而实际上却在进行掠夺性的侵略性的战争。”“在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除了欺骗群众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对照一下今天苏修鼓吹的谬论，很清楚，它不过是早已被批得体无完肤的老牌修正主义谬论的旧调重弹，也是早已被痛加揭露了的老牌帝国主义阴险诡诈手法的故伎重演罢了。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七年筹备，三年会议，裁军提案成百上千，“和平”许诺连篇累牍，可是事实上，裁军只是烟幕，扩军疯狂进行，到头来，战火纷飞，炮声代替了和平的歌唱，其他一些国家毫无准备，措手不及，吃了大亏。我们应当看到，“和缓”、“裁军”的叫喊往往是帝国主义燃起侵略战火的前奏曲，帝国主义的裁军烟幕放得越多，战争的危險也就越大。苏美两霸是当代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战争的危險主要来自野心勃勃的社会帝国主义。今天，苏修特别卖劲地叫嚷“缓和”和“裁军”，正是战争危險在日益增长的征兆，我们应当牢记毛主席关于“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險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的教导，遵循“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方针，百倍提高警惕，加强战备，批判民族投降主义，随时准备反击战争狂人的战争冒险。